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三月三日辛巳盡五日癸未

三日辛巳擇日幸江寧府是日降旨昨金人逼近倉卒南渡漸至錢塘勢非得已每念中原未嘗終食敢忘累據探報金人軍馬歸回已離揚州非可久留之地便當

移蹕江寧府經理中原之事可令於四月上旬擇日進發應江寧府合預排辦并沿路一行所須等事有司疾速排日施行務要前期趣辦應副諸軍外餘事悉從簡便不得騷擾　呂頤浩為知樞密院事知江寧府兼江南兩浙經制使知杭州康允之差往措置江寧府事

裴淵及靳賽戰於泰州　靳賽劫掠通州以其衆至泰州則曰汊捉裴淵淵出衆與戰人無器甲悉取民家氊褥作軟纏出城為賽所敗淵在城上呼其衆入城賽追

至門外時門扇猶未闔淵之衆悉力禦之賚衆退去自後兩軍以皆官軍遂各遣介議和淵出金銀犒賚軍而去

五日癸未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彦殺簽書樞密王淵舉兵詣闕反逼上遜位皇太子元祐太后垂簾聽政

秀水閒居錄曰建炎三年己酉二月三日余為中書侍郎從車駕自瓜州渡江四日早執侍從朝於鎮江府治中上曰諭名從官諸將同入堂議事有中官來云急

宣兩府即復馳詣行宮上曰適王淵奏來乞速幸餘杭云鎮江暫駐止是照管得一處若金人自通州對岸過江先據蘇州奈何不若錢塘有重江之險適已議定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更無文字朕即令上馬卿便治事余頓首曰臣敢不承命車駕既行王淵在江下遣人報之令差三百人入城防守三鼓方至部將楊沂中詰旦分差守倉庫諸門防郡官皆不至午間聞通州梁永祖在近郭竹林寺招之即來付以郡

事六日官吏百姓稍稍入城余率永祖徧走坊市告諭衆情遂安十日至蕪臺車駕未行即作奏有旨晚對具述鎮江事上喜見眉采差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上曰卿是執政官行事並如朝廷不須更具畫一卿必無過舉余謝是日車駕進發繼得省劄余加御營副使月末忽被名抗章力辭具請渡江之罪至嘉禾不敢進又辭王淵自平江來云即被名遂先去中使高琳等三輩繼至皆齎御筆移行三月初一日至臨安黃汪二相皆罷

是日以補入見初二日告廷除右相初三日朝廷方聚堂得御批王淵除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是夕聞諸將不樂初四日留身奏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陛下聞之否上曰如何余曰臣記得武臣作樞有免進呈及押劄子故事今淵又兼都統制於諸將尤有利害臣欲罷淵兼官免進呈書押於故事庶彌衆論上皆以為然即行之歸堂少頃内臣康履來傳宣既見請屏人出黄紙一小卷展視字兩行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余謂

此何謂也履曰軍中有諜變也以此為信號從之者書其名於前履家僕使有得之者密以告余曰知其諜否履曰畧知期以來早即於天竺寺適得聖旨令朝廷名王淵商議為備事作方諭其意田即苗也金則劉也詐言諜於城外以誤淵使部曲出外耳即名淵告之至暮淵報曰已遣精卒五百人使臣十人將一員今夜伏於寺側初五日早朝右丞張澂留身曲謝候於殿門未久澂倉皇至閤子曰方奏事內臣康履遽前云街市軍士

邀截行路屨馳馬獲免上見詰問傳旨復召二府至榻前上令屨說屨說如初且戰慄退余曰宰執奏事其他臣僚不當預乞令屨退余奏曰方今國步艱危人情憂懼正是姦宄作過時節屨說必有之要須審於處置中軍統制官吳湛嘗委同伺察非常令有報否上曰無報余曰湛在行内北門下營乞遣人詢問方令閤門官呼快行名湛忽報遣人奏急速事令取文字曰無文字來人乞面奏即呼入云苗傅劉正彥令早率手下人擐帶

器甲将為教閱忽把截街巷不放人行王樞密朝退與正彦相逢正彦手殺淵簽其首與諸軍同來内前要奏事已閉門拒守上大駭愕不覺起立余曰既殺王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之上曰卿即遣報既至門首湛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遂登門樓傅與正彦在前張逵王世修次之諸校又次之皆被甲以長竿梟淵首甲士擁其後余抗聲曰汝等皆世受國恩身為將帥一旦如此欲何為也傅正彦仰首曰王淵奏渡江事當誅却除樞

竊黃潛善汪伯彦作相誤國行遣極輕康履曾澤淩侮
將帥人人切齒余曰王淵誠有罪安得專殺黃汪二相
貶責自有次第見議再貶二內侍作過上不知耳知之
不容令將責陳重作行遣速率諸軍歸營二凶相顧未
行語管軍王元登樓大呼聖駕來黃傘遽前二凶拜諸
將軍士皆唱喏余退迎上具奏上曰何不退問更有何
事令元問之二凶曰請誅履澤上令吳湛呼康履少頃
至押出門衆校即殺之亦梟其首與王淵首相對澤下

直不在禁中二𠫤又曰聞欲遣使金人乞請太后垂簾聽政上曰太后意如何余曰自然此理門下侍郎顔岐曰若太后自諭之則衆辭矣上語岐曰卿往奏太后少頃太后乘小輿至不肯登樓内侍報上䆫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執政皆以為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為邀去奈何余奏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導語言且觀羣𠫤之意上以為可即下樓步從小輿出至樓前太后呼二𠫤至講諭久之二𠫤但言乞垂簾於和議可成使

或無成捲簾可也忽聞上傳旨曰可依請衆皆羅拜稱謝太后回亦不登門只於廊廡安置諸軍尚不退二凶復請曰太后既許垂簾乞尊主上為太上皇帝請皇子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余因垂泣而言曰凶逆之謀一至如此臣備員宰輔義當死國指樓下曰此臣死所也臣乞下樓面語二凶開諭三軍二凶所恃人衆耳三軍見從即無事不然不過殺臣上俛首沈思曰卿欲如何開諭余曰臣今先問所請何意彼必曰為和議又問出

於二將與幕府或出於軍衆耶彼必曰出軍衆則答曰
如出諸軍當親往徧問既入其軍則可以忠義利害諭
知之矣上曰凶焰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
將置朕何地余即雨泣伏地曰事變如此臣無解紛之
策欲盡死節而已不能保死後事也上揮左右稍却附
耳曰朕令與卿利害正同若復國不成死亦未晚余嗚
咽不能言上令傳詔從諜復令李邴取紙筆親書數字
與之樓下皆呼拜諸軍欲退余揮淚奏曰臣終當下樓

一問諸軍上曰卿勿輕發余曰臣不敢不愼即趨出呼諸軍近前二凶先至余曰更喚幕官將佐使臣軍校等來者數百人駢首爭聽余曰二將諸軍知之否應曰知又問此事出於忠義為國耶或别有所圖應曰忠義為國欲定和議余又曰金人興兵近在江岸和議成與不成固未可知衆曰更在朝廷措置參議官王鈞甫欲前復退余曰王參議有何説鈞甫出曰今日之事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余曰果是忠於國家别無奸謀自今已

後循守法令聽朝廷指揮若有强横鼓衆不法之人不得容庇諸軍共誅之皆曰諾衆遂退初九日鈞甫來與余語遽問曰前日樓下言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何謂不足鈞甫逡巡曰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余又曰此事軍中爲是爲非鈞甫曰亦有以爲非者余曰賢言學不足必是以爲非鈞甫致謝余曰道君皇帝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至此卒無一人能効力者古人云燕趙多奇士殆虚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只謂朝廷未劄得

脚余曰未劉得脚未可與敵角力自治豈無策乎以主上天資英睿春秋鼎盛尚劉脚未得敵營近在江北太后抱負聽朝將來秋深事當何如鈞甫曰這箇則甚憂余曰賢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曾獻策要滅契丹今金人所在信任多是契丹舊人若能渡江必首先來取賢二人須早為朝廷協力為劉脚之謀鈞甫唯唯是日上幸別宫故相劉正夫第也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仍以睿聖為宫名宰執百官皆從侍衛如儀上四日張浚自江遣進士馮

康國持文申都省乞主上貶損位號以聽敵命二凶堂白遣使議和不可緩余曰已議定朝夕行適聞得敵砦有在淮揚之間者未知何在須遣小使尋訪報信令欲外名二使先遣一小使報信如何皆曰善遂擬定名王孝迪盧益密院准備差遣中差小使次日早朝奏陳遣使事極有可慮太后曰豈能便和余曰今敵騎留於江北中秋必謀渡江近日事彼必探知敵意欲國家安治乎危亂乎必欲其亂可以乘隙吞噬若不遣使二凶必

謂我既未遣人請和安知不可若遣使敵必偽許挾二凶之變御持其事二者皆害反正臣曽深慮昨日與執政共議託以不知金帥所在先遣小使則臣之謀也太后曰吾未曉卿但説余曰所名二使皆在近處見行在新遣事變必未敢來必有辭免遣人來朝廷體問臣當諭使力辭先遣小使擇一可委人令到平江訴於吕頤浩等曰朝廷硬差來實不願往乞留軍中頤浩等必欣然留之如此則名為遣使其實不行可以杜塞二凶之

謀免墮金人之計太后喜已而盧益果遣人來問名意余諭使力辭孝迪不辭而來依舊除中書侍郎遣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戒之至平江果不行晚朝留身奏言自事變以來今十餘日能為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諫議大夫鄭瑴邴舊為內翰今乞再除瑴乞遷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為可復奏曰遭此異變士大夫在朝者固是不幸然須蒙恥奮身共濟艱厄如中書舍人林遹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意

欲坐觀成敗是何用心所以乞稍遣二人以為激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三月盡四月八日

三月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曰事已有成容子細稟覆累日與二將諸幕論議大抵以軍中人情中外公論反覆曉諭朝廷若舉反正之議無敢不從惟是二將所陳未有

一事得請頗以為言如年號等事昨日再入文字語未畢呈内降文字乃二凶所奏紙末批云第三奏可改元明德或明受余即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且告少留此奏來日降下令還軍中言以為論改年事庶於世修無疑後兩日改年明受又曰二將甚愚不難制惟張逵最乖因議及請復辟言上還宫乃曰本為議和今使猶未遣豈可輕議迎請余曰金人近在平江比日已遣小使使路若通非久便見可否胡客遣人齎狀來云至

平江府為觀察所拘留文字亦取去余令徧呈執政及二㐫與募官到堂示之自此使和議遂息二十日上下人情翕然和同軍民皆言當反正二十一日世修至云軍中已定便可下詔余曰事固定亦當速然迎請車駕須有禮儀及奏章書詔之類先須執政議定又須擇一吉日忽平江傳檄指名二㐫之惡來人以數十本傳城中二㐫得之忿怒相從至堂出檄文曰某等前日之請欲和金人以息兵草本期使人回見得敵情如何別作

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通方聽朝廷措置令勤王
傳檄直以某等逆賊實不能堪欲率本軍徑至平江與
諸將理會了却來迎請庶顯本心又聞此檄出張浚之
意辭氣忿戾與常日不同余曰既知是張侍郎之意渠
便可罷彼兵權付呂樞密必無事矣於是衆退晚朝具
奏批云旨罷浚禮部侍郎後浚來首語余曰前降罷命
知非朝廷意即時毀却省劄棄之江中余曰方是時反
正事垂成凡有益於此者皆為之不特此命也如黃汪

二相再貶亦是此意浚與黃潛善深知故併告之於是
名李內翰邴張直院守分作宰執百官奏章三奏答詔
及率百官迎請詔太后手請并赦文二十六日執政聚
議名二卤二十七日令行有司發帖子請名諸公皆危
之少頃人回曰皆來既見余曰反正事已定擇日迎請
朝內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奏傳面頸發赤漸
悪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和議今雖
平江使命不通未曾別差人別路前去首尾及一月却

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余厲聲曰如公之說正不相違本為和好而不可通使更何所待若不由平江他路遣使緣已張露誰不知州縣亦必邀留金人只在江北今已二十餘日彼必探知子細平江日稱勤王餘杭尚未返正兩相疑阻敵若乘隙不待秋冬徑渡諸軍奔潰國家束手就斃皆二將為之也又安知內外無忠義豪勇之士攘臂倡義立定亂之大功者乎前日王淵不當為簽書人情尚能如此今日事孰為輕重哉若前後相違

令能團聚有請猶是救得一半招諸公說諭乃是要得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諸軍請主上還宫公等六人措身何地平時為將帥者皆頼國家官爵俸禄號令法度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明雖三尺童子亦知去就將校軍士令則必難今日之事不可旋踵請於幕次草奏日已高令堂厨具食前一日預於廊下設幕次紙札皆備送食茶且覘之人回云世修草奏張逵共看二將無語少頃持來

二十九日下詔即朝別宮累日陰晦至是開晴人情大和恱申後二酋來私第稱有稟覆事見之云其等自初五日樓下陳請後來未曾見上來早當迎請即今欲隨相公一到別宮見上謝過三十日五更赴睿聖宮比曉畢集率文武百官數百員伏殿下餘人立殿門外三奏進封三賜批答答詞前一日所進也久之上方御殿拜舞山呼聲聞數里二府升殿余奏曰日已巳時二刻乞駕興還行宮上猶遲遲余又奏曰尊從侍衛自五鼓集

此已過進膳乞趍駕未審乘馬上曰乘馬就西廊佘揩笏掖上就鞍軍民從觀往往登屋夾道歡呼焚香如雲至行宫御殿閤門以次引班拜訖皆退是夜二府宿堂四月初一日百官早朝奏曰二凶未有以處欲以遷官除淮南西路制置使令將部曲赴任上曰淮南有金人否奏曰東路有之指揮内使便與説破如所部州縣有金人占據且於沿江駐軍相度渡江仍不候受告起發二將許入辭餘悉免上皆可之初二日早朝捲簾上獨

斷如故至晚二凶來見云昨日已入辭蒙恩賜金軍伍已發乞今夜勿閉城門庶得一日發絶是夜數處縱火而大雨傾注火不能起覆出一劄子乞賜鉄券余曰故事有之不謂忘矣取筆面判奏待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又曰王世修尚可從軍否余曰渠為從官豈可復參謀又曰兩日並不相見余曰恐事拉行是夜三鼓後人馬出盡初三日押赴朝郎官傅宿來漏舍宿曰昨夕得省劄給賜二將鉄券此禮本以待

有功令可給乎余展劄子請執政同看問宿曰檢詳故事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宿曰不知也又問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宿曰已誤矣余既去朝後數日見邸報宿論功遷一官上曰昨日城上望郊外水際有舟船火炬朕遣人墜城探之乃韓世忠下先鋒陳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問之但云苗統制去也來勤王兵乃如此余曰勤王兵不為無助只要他作聲援如遣陳康國來及拘留小使之類皆是儻至兵

到城下必交戰勝負固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姦謀以保護為名分守兩宫勤王兵雖勝如何措手相持不勝則禍變叵測矣此國家利害也如論臣僚利害則在城者甚危而難為功在城外者甚安而易取名檄云當與天下共誅之此雖大義然事若至此雖若可救度諸人朝夕必來則臣去矣望陛下試以此意諭之看有何說仍望速令分路襲擊勿令過江則難討也初四日求罷午間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至皆以

塵土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頰封藥如金瘡者州人指
笑曰舟行未嘗有塵不曽戰鬬何故傷損皆奔趍禁門
欲直入衛士呵止遂大呼敺擊而入倡言曰韓太尉來
折簾徑至門殿呼吽不已上大驚遣人引至殿廷望殿
上無簾慚怍而退至晚吕頥浩等皆至初五日二府奏
事方退留身奏曰陛下既許臣罷去乞早賜處分臣自
此不復敢赴朝上曰卿拜相方三日事變遽作賴卿之
力二十五日而事平以卿平難之謀用圖恢復必有所

濟余曰臣若不去人必有為臣所蔽臣去之後公議乃
見今中司闕官乞陛下選除從官知事者為之庶幾議
論得實上曰誰可余曰中書舍人張守見直學士院自
李邴遷執政以後書詔皆出其手日至都堂頗聞謀議
且臣累聞聖訓謂守作言官論事得體上曰即有除命
上又曰朕與卿相知今𡚁聽卿去然孰可繼卿者余曰
以時事言之須吕頤浩張浚上曰以謂勤王有功耶城
中安静數日方至余曰嘗論奏外援不為無益不必先

到城下若以二人作相則諸將必喜上曰且除一人二人孰優余曰知臣莫如君况命相大事臣何敢優劣上曰第言之余曰頤浩練事而粗暴張浚喜事而踈淺上曰俱輕浚太少年余曰陛下若以浚為少年且除近上執政官向日臣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勤王事力皆如此此舉浚實主之上曰然又曰卿欲何往余曰聽命而行不敢有擇上曰除卿帥藩奏曰臣聞命即出城乞免謝辭上曰莫不當免否余曰除目內帶下

令免即是責命若奏陳乞免即是從請上曰甚好又兩拜辭上將退上曰即令便押卿赴都堂余曰蒙陛下恩遇之厚體貌已全乞免此禮上曰有説卿到堂少待令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皆參堂以正朝廷體面前日將佐直撞入内毆打衛士叫呼無禮皆不知道理此風不可長也余曰頤浩是赴堂供職陛下既以朝廷禮法為訓臣不敢違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以肅清宫禁祗奉寢園當時寇汙宫禁晟擊出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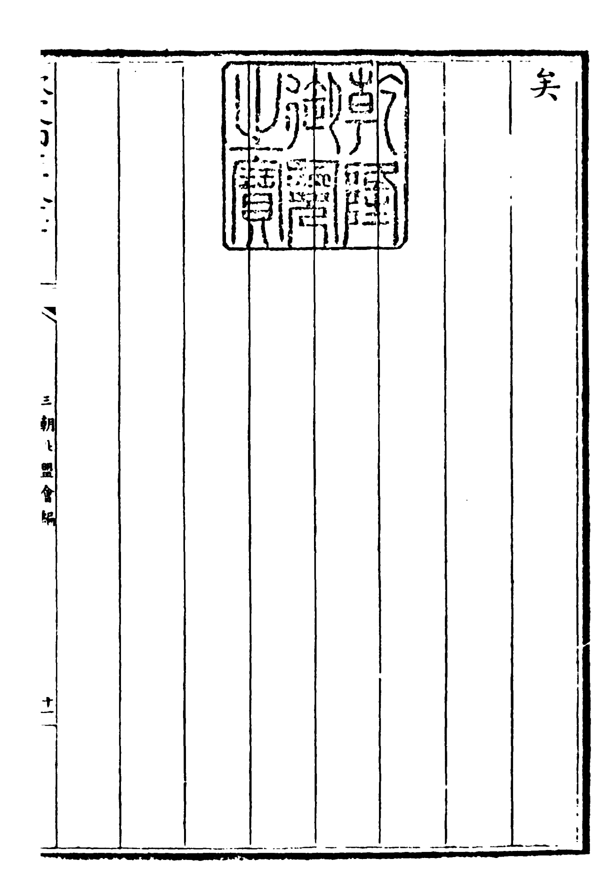
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哭呌呼至入殿門
誠是不知道理上曰極是余曰臣至堂只見諸將畢便
去須史到堂諸人皆至光世曰理合公參世忠云金人
固難苗傅處只有些箇漢兒怕他做甚余曰請太尉急
追無令過江歸得御筆張浚除中大夫知樞密張守除
御史中丞至晚鏁宣召院王淘翊立宣制顧浩右相余
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即奏乞免謝辭徑之城外接待
院先因渡江盡棄囊橐一簪不存至是隨行惟一布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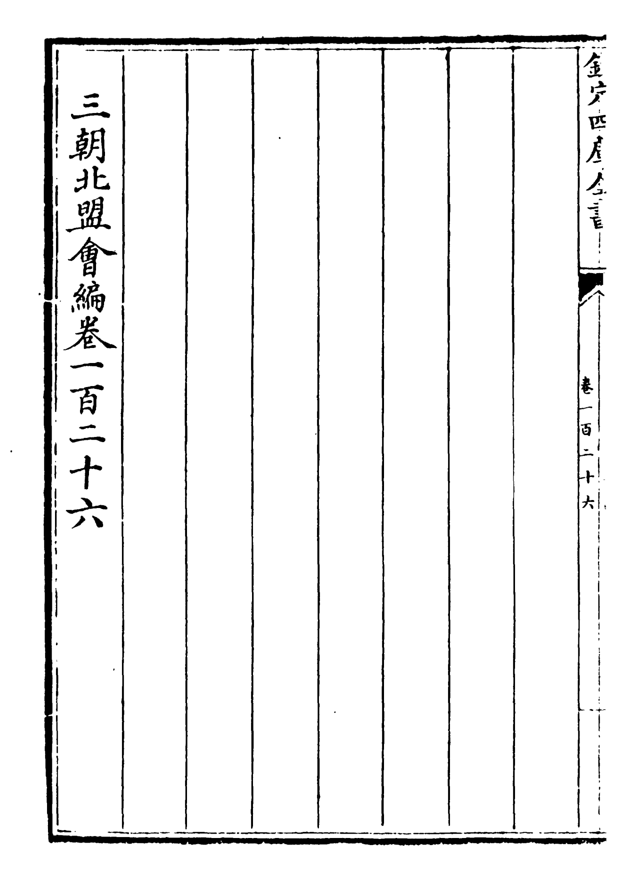
負之而趨路人皆笑有歎息見憐者中書省吏齎機密文字黄袋來納余令當面開示有二凾請劄子不曾施行者十八紙具奏繳納次日内臣康諝來傳宣曰謝辭依奉已免又出手詔奬余令繳劄子且改除知平江府即作奏乞依前守洪隨行親兵七十人以道路尚難乞將至新任附諝特奏并别作一劄子謝辭奬諭手詔云朕覽卿所奏苗傳等申謝朝廷不曽施行事十八紙卿任宰司之三日變起倉卒方羣凶上賜虚制下圖諆逆

卿在廟堂能折姦言拒而不言保安卒以無虞雖曰在外大臣將帥提兵入援實卿謀慮周密終始保護之功朕甚嘉之已除卿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蓋朕將幸建康以援中原倚大臣為屏翰委任重矣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初八日閤門官張泰送告來依舊守洪遂過錢塘江於越州治行繼聞遣給事周望督諸將討敵又聞諸將擅殺工部侍郎王世修中軍統制官吳湛皆掠其家先是歲前聞金人既破鄆州黃相約諸執政曰六

宫先渡江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動即軍情不安至是皆狼狽徒步登舟塞河而下江水未應閘不可出余有大船梢工夏立先泊真州閘外謾遣一介告之令彼放船至瓜州又以告小子唐卿余從駕渡江不敢顧家詰朝報至云骨屬乘夏立船已過江少頃唐卿來云是夜三鼓後去江岸十數里船不可行持火炬江上尋夏立船一問得之骨肉徒步行蘆槎中欲曉發舟徑渡復遣舟取行李則火起人散敵騎至

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七至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熊敦爕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三月盡其月

建炎復辟記曰建炎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乙卯隆佑太后御舟至於杭州有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官駐劄於奉國寺至三年二月初四日敵騎攻

揚州乘輿渡江十三日壬戌車駕次杭州命簽書樞密
寺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制置使劉光世御營使司都
統制王淵留屯駐於鎮江府江寧府措置沿江守禦公
事俄詔淵還遣御營前軍統制張浚將部兵守吴江三
月二日庚辰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五日癸未苗傅
及御營副將劉正彦反揭榜於市及傳榜報諸州曰統
制官苗傅謹信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適者
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奸臣誤國内侍弄權致數路生靈

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遺棄社稷存亡懸於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并内侍等不務修省尚循故態為惡罔悛使令民庶惶惶不知死所進退大臣盡出閹宦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將至朝廷安然坐視又無分毫措置即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興言及此寧不感傷朝廷微弱未明正典刑令某為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貫著并内侍等官并行議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業慎無生疑以致後患本為

生靈別無所希取爾等若獲安居傅等雖死無悔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誥以信萬方苗傅同劉正彦勒兵向於闕前梟淵首於闕下是日宣麻除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皆入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謝對頃之門外軍聲益譁中軍統制官吴湛披甲持刀排門而入引傅所遣一使臣一後人入內傳等語奏於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與百官議曰今日事急若不請上御樓自

撫慰之恐無以止變允之先入諸公願入者請從我衆曰然遂從允之扣内東門請見俄獨詔允之入允之請上御樓諭之於是上步自内殿登闕門盖杭州雙門是也宰相執政事從百官皆乏馬傅同正彥率兵們以下盡皆被堅執鋭控弦露刃填滿街衢見樓上張黄盖稱呼萬歲聲喏上乃凭欄呼傅與正彥問曰卿何故如此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不賞曲法不端内侍所主乃得好官黄潛善汪伯彥誤國至

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首先過江止因結康履却除為樞密使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例作遥郡團練使臣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應中在内者亦皆誅訖對御更請康履曽澤欲皆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彦已降出康履曽澤待重與責降卿等可與三軍士歸寨苗傅奏曰臣若不斬澤履歸寨不得今日之事盡是臣作不干三軍之事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依舊不肯遣出上曰待朝廷自

行斷遣即今便與流配海島知卿等忠義即除苗傅為
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除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
一行軍兵並特赦罪各令解甲歸寨上顧百官曰當是
何如有浙西安撫使司主管杭宜文字朝散郎時希孟
奏曰願陛下速送康履曾澤等交付苗傅中官之害至
此為極若不急切除去恐天下之亂未已軍器監葉宗諤
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之心上曰此事極曉
但須是朝廷自行遣流於嶺南豈可因叛將動兵向闕

便付中官使殺之逾時傅不退上命吳湛召履不出乃逃匿藏避之再命衞士搜捉宫中得於禁中清漏閣衆衞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臣死矣何獨殺臣遂交與苗傅即樓下腰斬之臠其肉上命傅等歸寨傅與正彦請牢執官出門議事於是尚書右僕射朱勝非并門下侍郎顔岐尚書右丞張澂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皆出見傅等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勝非等奏上欣然許之詔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事者官皆出門外聽詔

傅與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逵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不敢對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適來聽詔百官上曰顧問百官但言不妨時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死有二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通判張誼面折希孟曰此是何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上徐謂宰相執政曰朕當退避但

須索稟於太后乃命吳湛謂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顔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門屏幃幕止坐竹椅並無籍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百官既請上坐終不允曰不敢當坐矣頃之太后以一竹輿與上步從老監五人上以傅等語奏於簾前又命宰相執政之事太后曰當自出門外與苗傅商議遂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百官從之傅與正彦拜輿轎前軍皆聲喏傅等奏曰望太后為天下生靈作主

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全頼太后主張太后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起興邊事所以致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闗今上皇帝之事皇帝仁孝別無失德止為黄潛善汪伯彦之輩誤國他今已竄逐了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上同太后降樓歸内降劄子三月初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親筆朕即位以來强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

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
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得消弭天變安
輯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右劄付刑部仰與赦書速
頒降施行又詔曰王淵身為都統制車駕駐蹕維揚金
人傾兵前來並無措置斥候不明以致倉卒南渡士民
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結内侍康履等並已正典刑令
尚書省出榜曉諭九月十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
為尚書右丞皆充奉使大金國信武大夫忠州防禦使

辛道宗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鄭大年為國信使副奉禮物使金先以進士黃大年為承奉郎借朝奉大夫直秘閣賜紫金魚袋進武校尉吳明敏為秉義郎閤門祗候借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為先期告請使十六日苗傅劉正彥到都堂欲分隸所統兵入衛睿聖宮尚書右丞張澂以為不可固止之傅正彥遂退十七日乙未張浚不受禮部尚書之命俊亦不肯分兵浚與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議舉兵討逆傳檄諸州曰恭惟宋有天

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内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敵騎歷歲侵凌逆臣苗傅躬犬彘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彦孺子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逼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情

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於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迴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聚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輔各領精銳辛道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據總衝要趙哲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舟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軍州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

恩思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苗傅等偽命及専擅改元悉勿施行如敢違戾天下共誅之二十八日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見宰相朱勝非請入見睿聖皇帝奏事勝非難之曰候先奏知傅等固請勝非不得已為奏許之傅同正彥叩睿聖宮門請見時已昏矣上即令開門引入見之傅正彥拜於殿下上命登殿傅正彥奏請上親札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札所以取信於天下者以其有御寶今不與國

事用何符璽以為信統制有事但來商議不以何時可來相見勿須疑慮傅等拜請而出

四月一日皇帝復位以王世修為工部侍郎初傅正彦反也世修實為之謀畫及外兵至憂懼乃急請復辟以自免故有是命二日己酉以苗傅為淮南西路制置使劉正彦為副之四日辛亥吕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六日癸丑以右僕射朱勝非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右丞張澂為資政殿學士知洪州

門下侍郎王孝迪皆為提舉官路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簽書樞密院事李邴為尚書右丞八日乙卯詔赦天下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寧府　野記曰王淵字幾道階州人通書史善騎射久為邊將與夏人戰有功河北京東大旱且苦伐燕之後高舉張先等羣盜並起攻沒州縣衆各數萬命内侍梁方平為河北京東制置使素與淵不足薦為都統制欲陷之及見淵復大喜軍政盡與參謀身先士卒所向無前踰年悉平加觀察使靖

康中金人攻河北淵軍趙州敵至城下淵令統制韓世忠夜半出城繞敵營大呼敵亂自相蹂踐死者甚衆夜遁去是冬攻京城淵退師應天敵來攻淵命世忠楊進累戰殺傷敵數萬令上即位應天深相倚用除御營使司都統制淵常忌楊進欲加害故進復反從維揚會陳通反楊州辛道宗趙萬等率兵進討辛道宗不能恤下又趙萬逐道宗亦反陷潤州授淵兩浙制置使領張浚等軍往瓜州萬請降淵誘斬萬等進至秀州淵下令教兵

十日方行陳通聞之稍怠翼旦淵勒兵馳至杭州通不暇走遂出降又進平婺賊蔣定淵還聞賊張遇衆數萬據楊子橋淵自將數百騎穿過遇寨遇見淵器械精明皇恐出迎馬首一時解甲加顯德軍節度使金陷維揚從上渡江至常州丁進掠刼不止淵名而戮之上至杭州除簽書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彦亂懼淵盛名襲而殺之梟首東衢年五十三　金人陷青州知州劉洪道棄城去　劉洪道棄青州而去金人入其城先是知濵州向

大猷為葛進率之同來攻青州青州閉門不納葛進攻城不下遣大猷入城議事洪道執之囚於獄中至是金人出大猷於獄令知青州大猷喜於受金人之命於是出文榜多指斥　金人陷鄜州　金人自陷延安府又趨晉寧軍堅守未下至是殘擾晉寧并兵趨鄜延經畧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陷鄜州　水賊邵青擾泗州

邵青濟南府人五丈河作稍公載窑務草平日為竊盜後為樓閣遇賊下獄不通火伴甚得其徒黨之心嘗

以盜敗杖脊而終不悛至是聚舟船往來於楚泗間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四月一日戊申盡二十日丁卯

四月一日戊申朔皇帝復位　皇帝復位制詔并臣僚

奏請曰朝奉郎試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臣

張浚右臣伏覩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

彊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恚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退求和固為得策然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沖之質端居

深處責任臣竊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
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
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
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
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
下監國於中撫靖江左如此則於天下國家大計似為
得之如臣言為然乞行下有司令率文武百官祈請施
行新除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

浩奏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明號令失信西則侵陵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卒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為患至今近聞將相大臣被命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攄臣民忿怒之氣然伏覩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即位以來彊敵侵陵淮甸其意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至尊

之位将以紓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踰三十年孚於四方垂簾聽政擁祐皇帝陛下四海之内孰不歸依但臣有愚見不敢愛死而不言方今强敵乗戰勝之威羣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帝位親總萬幾從此已往屏絶内侍近習之人褒賞今日立功将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

將帥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新除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置制使司臣呂頤浩等右臣等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備禦金人致乘輿南渡皆連內侍蹤除樞管近有統制官苗傅劉正彦被奉聖旨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克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敵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母垂簾嗣君皇帝尚幼

未能戡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逺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復位或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宰執劄子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呂苗傅劉正彦等到都堂諭以睿聖帝始以講和大金之故責躬避位退處別宫授位元子恭請太母垂簾同聽政事今國家多事干戈未戢信使雖遣難必復命之期天步方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復揔萬幾苗傅等亦皆聽從取進止皇太后批答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

請同聽政以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願還政
令覽卿等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奏疾速奏請施行罕
執等上表乞皇帝復位臣朱勝非等言屈已睦鄰事本
由於獨斷因時復位理難抑於羣情臣勝非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竊以昨者鄰敵侵陵聖躬謙損授位元子
退處别宫恭請東朝同聽幾政至誠懇切詔旨丁寧交
好金國之歡少息生靈之禍今者干戈尚擾宗廟未安
遣使必艱於還期防秋當思於預備若未復九重之政

恐尚壅萬機之繁恭承太母之訓言兼列羣臣之奏請事有必至義不可辭伏望皇帝陛下察億兆愛戴之公視社稷安危之重亟契六龍之馭率和萬國之心俾中外之協寧庶艱虞之共濟臣勝非等無任云云皇帝批答朕以金人連年內侵斷然不疑避位與子恭請太母同聽政事庶便和議以迎二聖以安生靈今承太后聖旨并得卿等所奏當還尊位揔攬萬幾殊非本意難議允從兼已具奏太后卿等宜體朕懷皇帝奏皇太后劄

子臣恭請領御寶劄子令臣入禁中起居早來緣臣疾作早體不安已奉表起居容臣俟望日趨詣謹具奏知宰執等再上表臣勝非等言伏以責躬與子即聖德之難名戴后祈天顧羣情之莫遏未須俞旨再罄忱辭臣勝非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有德者興因民心之所與大寶曰位惟帝命之是承屬天步之多艱軫淵衷而深念思柔强敵暫屈威尊播告多方見禹湯之罪已矜憐赤子知堯舜之性仁然事有緩急之殊則理係安

危之異盛秋設備當愛日以有為萬里結盟慮歸程之或阻矧太后憂勤而垂訓暨羣臣懇逼而陳辭宜還正宁之朝大慰羣生之願伏望皇帝陛下仰遵慈旨俯徇輿情亟傳清蹕之音遂反紫闈之御東向而揖者再雖循即事之儀萬歲之呼者三速契投機之會臣無任云云皇帝親答批答朕奉太母慈訓及臣僚奏請還即大位親總萬幾深惟避位本意專在和好覲以迎還二聖安輯生靈今慈旨丁寧與臣僚繼請宗社之計至重防

秋之期已迫祈請之使恐難必遂若太母念國家艱難之極不憚憂勤同聽政事則朕猶可勉徇臣庶之願共圖國事不然斷不敢以獨當尚書省牒部朕顧德弗類遭時多難臨民馭朽索之危涉道濟巨川之遠向者敵師深入國步載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為講好息兵之計力祈金國巽迎二聖以遄歸庶保丕圖可致四方之綏靖今則奉太母之慈訓念嗣君之幼沖致兵民推戴之誠兼內外請祈之切防秋在邇當愛日以有為其

遣使出疆恐尋盟而未遂露章狎至復辟為期朕以太
后之旨不敢違羣下之情不可却遜辭靡獲任重難堪
仰太母之慈仁許同聽斷思眇躬之寡昧敢憚憂勤朕
惟東朝有垂簾保祐之勞元子有踐阼纂承之託上徽
稱於長樂以致四海之驩正冢嗣於青宫以係萬民之
望式頒温詔誕告多方嗚呼有臣三千實倚同心之助
卜年七百復開過歷之期更資中外之交修庶格神天
之協佑咨爾有衆咸體至懷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

太后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施行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於恩賞等事宜疾速施行如有稽遲重寘典憲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皇太后聖旨吾以國家變生倉卒遵用本朝故事同聽大政皇帝復位即顧撤簾皇帝懇請者再義不得已黽勉數日今中外寧一天下共慶皇帝宜專決萬幾吾當退處東朝以遂初志可以今月四日撤簾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皇帝奏皇太后劄子臣伏覩太后劄子欲以今月四日撤簾國家非常之變仰賴太

后之慈仁恭儉始終保祐遂復大位今亟欲還政雖
謙沖退託聖德難名在臣區區之心實有不遑安者望
依舊垂簾同聽政事庶得和協內外保安宗廟取進止
皇太后聖旨吾惟自昔人君沖幼必資保護別有同聽
政故事前日特以倉卒之變勉徇權宜皇帝復位數日
內外寧一機務既宜專決臣庶亦思瞻望豈宜久同大
政已下詔用今月四日撤簾宜速遵用施行皇帝奏皇
太后劄子太后聖旨以今月四日撤簾臣惟菲德遭罹

變故自非太后保祐則宗社安危殆不可測欲報之德無以為稱復位之始尤賴母慈敉寧中外而聖德謙沖確然不回臣不敢重以機務上浼聖慮已命有司遵依詔旨施行

六日癸丑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詔曰移蹕而南渡欲止嘉禾請帥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忠議志出懇誠陛秘殿之峻資貳鴻樞之重託鎮撫

六路緝綏兆民俟訖外庸俾圖内治屬營屯之沸擾致宫闕之震驚靡閒名節之符呼兵入衛盡護同盟之帥鼓衆偕行使孽將之宵征繇義師之雲合朕素嘉其有王佐之畧復見其得大臣之風是用度越羣公亟付魁柄云

八日乙卯降赦　門下天佑民而作君所以大乎一統后體元以居正所以臨於萬方朕屬時多難顧德弗類武不足以戡定亂畧德不足以惠綏庶民兩宫遠狩則

四時懷溫凊之思金國內侵則萬民罹塗炭之苦念艱虞之若此豈眇末之能勝盖少貶抑至尊之稱庶以厭壓上天之禍惟國家之歷數未艾而祖宗之德澤在人露章率者若出於一辭總師入者沓來於數路斷鼇足而立四極既成開闢之功取日角而受五龍始正神明之御爰念撥亂者當同於創業救弊者宜急於改圖方圖事揆機為良久之觀而訓兵積粟嚴備禦之策廣恢隆於大業以馴致於丕平帝堯無黃屋之心豈非躬之

敢議漢高先馬上之治庶後効之可圖嘉與多方一新
霈澤可大赦天下於戲聖人大寶曰位既還宸極之尊
王者求端於天期浹仁恩之溥常賴文武將相中外士
民咸一乃心同底於治
苗劉亂既定上求直言 湖州通判張燾上疏言時政
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
阼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
人望豈非胸中之誠有未修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

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彌亂而圖治乎又言竊觀近日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五人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蠲其私賦烏合之衆素不諳戰陳一旦有風塵之警聞金鼓聲則鳥驚魚潰之不暇尚安能必其用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台諫所言多循習故態覬望意旨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遇待之意又言廵幸所至

不免征繕重困民力句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階以俟昇平為之未晚云

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寧府　潰兵劉文舜擾濠州

劉文舜濟南府僧也先是靖康間京城受圍濟南府有劉和尚者聚衆勤王有數千上即位劉和尚率衆至南京納兵乞身濟南依舊為僧未幾其衆皆去圍南府乞劉和尚依舊為首官司令劉和尚出城說諭其衆令退去遂退於數十里之外然後求其所欲衆曰我輩無頭

領得和尚依舊為頭領劉和尚曰我非馭衆之才豈可為數千人之首今城中有劉和尚名文舜者有膽勇善射可為汝頭領汝願之乎衆曰諾遂招文舜令還俗歸其本姓以統其軍車駕南渡中原沸擾文舜與其衆渡淮首犯濠州知府連南夫命俞家鎮土豪俞孝忠率民兵一百五十人往迎之與文舜相遇於白石孝忠遂進戰馬陷於泥淖中被殺衆皆奔還而防城民兵知孝忠已死亦散歸文舜至城下南夫許犒其軍約使退去文

舜從之南夫科居民量貧富出銀仍出庫帛以遺之并自解金帶授文舜而去　潰兵薛慶據高郵軍　名邵成章赴行在　初邵成章以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編管吉州上思其忠名之諸内侍忌其忠直譖之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矣乃使止於洪州居住　邵成章字茂文一字天素開封人也少為内侍博通經史性好諒直諸内侍皆不喜之常出之於外宣和初為淮南路廉訪使者條奏宣府童貫五十罪中外大駭貫請上皇

移成章為河南路廉訪使者亦不加罪淵聖即位内侍用事者多貶罷趍擢成章入内知内侍省事賜梁師成宅以居時軍民一歲兩殺内侍皆知成章忠賢獨不加害建炎二年行在揚州大金攻河北陜西羣盜起京東西路宰相黄潛善汪伯彦皆蔽匿不奏及張遇攻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潛善伯彦之罪且曰必誤國及中潛善使之聞上怒送章吉州編管明年果失中原上思其忠名之諸内侍忌其忠直遂譖之

曰邵九百若來陛下無歡樂矣乃使居於洪州大金軍破洪州召之曰知公忠直能事金國則當富貴長享矣成章堅不從屢逼欲殺之監守兩月復釋之曰忠臣難得吾不忍殺復遺之金帛俄以病卒　水賊羅成擾楚州　羅成楚州洪澤閘之車軍也洪澤鎮市人烟繁盛倍於淮陰故洪澤人常欺侮淮陰人而淮陰人曰淮陰縣也洪澤鎮也鎮隷於縣敢欺侮我哉繇是各不相下初車駕南渡金人方退去京東與宿泗盜賊縱横洪澤

有大小舟千餘皆不敢動而閘兵恣縱横行於市中閘官不敢弾壓成遂鼓率羣兵據舟船作過是時淮陰無官縣吏孫晟權行縣事以廵尉弾壓洪澤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退避之且使人勸和成等退去初韓世忠京東潰散有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寳應之間有衆五六百成遣人相約合軍共圍楚州去來不定成破連水軍取練色絹為帆以絹為索李復分軍而去義謂之李大刀為郃青所敗走至真州六合

縣界中餘衆有數十人欲趨真州知州檄沿江巡檢滑某追捕之滑某以軍班授官善射有膂力即以土兵數十人追至九女堽殺義并殺數人餘衆散走羅成後亦為邵青所併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五月九日丙戌盡六月七日甲寅

五月九日丙戌改江寧府為建康府 詔曰建康之地古稱名都既前人創業之方又仁祖興王之國本縣大邸光膺寶圖載惟藩屏之名實符建啟之兆蓋天人之

久屬况形勢之具存興邦正議於宏規繼體不失於舊物其令父老再覩漢官之儀亦冀士夫無作楚囚之泣江寧府可改為建康其節鎮之號如故　張浚往撫諭淮南

四日己丑薛慶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知樞密院事為提舉杭州洞霄宫　張浚以樞密之職往淮南撫諸賊至高郵軍薛慶郊迎入城見浚之貌慶曰豈有如此樞密耶遂執之朝廷聞之乃罷浚知樞密院事為提舉杭州

洞霄宫浚隨行有陜西兵多遭殺者慶逼浚之所齋宫
告三千道而館之初薛慶之執浚也屢欲殺之其黨王
存勸止之曰真僞未可知恐殺真樞密則異日欲歸朝
廷其可得耶慶然之浚遂得歸復為樞密院事　行状
曰盜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邇行
闕一有滋蔓為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公麾
下請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靳賽等率兵降遂趨
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戶出黄榜示以朝廷恩義

慶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胥動頎浩等遽罷公樞管及聞公訖事還即日趣公歸且詔就職　京西北路總管翟興及楊進戰於汝州魯山縣敍進　楊進入河南府固守於嗚皐山之北山翟興及其子琮屢摧却之使無寧息至是不安其巢穴遂棄輜重趍南路興分衆邀擊於汝州之魯山縣賊以精鋭迎興於婆婆店酣戰久之進死於陳中其衆皆潰興之軍初為藥箭羣發併中進及所乘馬皆斃進之衆以為徒黨

自殺之自是賊之餘衆復立劉可為首　翟興克河南府　翟興既敗楊進遂平京西南北兩路收復河南府由是躬率將吏至永安軍朝謁諸陵將士至陵所皆泣下感愴不已　翟興保奏李興功特補武義郎兼閤門宣贊舍人　李興孟州王屋人世為農業體幹魁桀有勇力寡言語尚信義二帝北狩興以保扞鄉里聚衆萬餘元帥府統制官常元以為義兵統領車駕南渡陷沒興往來懐衛閒攻刼敵寨斷絶糧道於牛心寺竹林河

等處京西北路置制使翟興遣吏人以書幣迎之遂聽翟興節制知河南府長水及破楊進興保奏特補武義郎兼閤門祗候　京城留守杜充及郭仲荀藺整呂勍奏陳乞還闕張用等侵京西王善擾淮西楊進已死京畿稍寧靜充等乃上表請上還闕不從　劉洪道為京東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上以京東隅在一隅劉洪道在青州屢騰奏牘方倚洪道經理京東乃除京東經畧安撫制置使併命宮儀知濟南府名閭皋赴行在仍賜

詔戒諭密州李逵等使之報國　賜戒諭李逵宮儀張成等勑書　勑李逵等朕惟金國憑陵山東震擾保此數州之地皆由諸將之功爾等夙著忠誠各應委任宜互傾於肝膈以同奬於朝廷速底成功是為報國

八日癸巳詔從官條具利害　詔從官條具利害侍從有獻幸蜀為長策者上籌之未決御史中丞張守上疏曰東南為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既遠適則奸雄必生窺伺之心將士陝西人往往勸為此行以蜀近關陝可圖

西歸此不過將士自為計耳非謂陛下興國家計也併陳其害有十翼日至殿廬謂諫議大夫滕康曰幸蜀之事吾曹以死爭之入見上力言其不可上曰卿言正與朕意合此決難行其議遂寢翟汝文亦有疏請幸荆南其言亦不用

六月一日戊申朔李成圍楚州

六月癸丑誅苗傅劉正彦於建康府　先是四月上復位以苗傅劉正彦為淮南西路制置使副遣之任勤王

兵将至傳正彦夜引兵開湧金門而去羣臣乞急遣兵捕諂世忠為江浙制置使将兵討傳先誅王世修吴湛以世修本預傳謀湛附賊故也傳至衢州江山縣裨将張翊斬鈞甫柔吉将兵降於周望韓世忠追傳等及於建州浦城縣漁陽驛與賊遇傳将兵居溪南正彦将兵居溪北約相策應世忠親率兵力戰正彦軍少卻世忠乘勝追擊正彦兵大敗正彦墜馬世忠生擒之傳棄軍遁去蹐水不死衆失傳所在苗翊叔其兵千六百餘人走

歙川縣逮人劉晏隷傳麾下統赤心隊世忠追及之晏謂其部曲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置既來吾事濟矣遂率衆歸世忠裨将池江擒苗翊張逵杈其餘兵三千餘人走建陽喬仲福王德趙士成共追之盡降其衆苗傅變姓名為商人建陽走至一村落中投村舍詹氏欲更衣而去詹氏主識傅遂擒之送於世忠世忠并正彦檻送行在並凌遲處斬於建康市将就刑正彦瞠目而罵傅曰苗傅汝真匹夫不用我之言遂至於此苗翊苗

瑀並礮磔於市

七日甲寅黄潛善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彦責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左司諫袁植上言前宰相黄潛善汪伯彦國之姦賊也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黼攸秉天下治安之久伺人主倦勤之隙持祿保位不顧後患創開邊隙貽禍宗社淵聖皇帝雖戮之而不能顯正典刑天下至今為恨潛善伯彦當天下喪亂之後正人主憂勞之時天步如履氷國勢如累卵存

亡之機繫於一相方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導諛者親忠直者疏苞苴者進潔廉者退附已者立登要路忤已者致之死地道路側目不言敢怒搢紳憤怒而相不恤閭里愁歎而相不知致敵國肆為謗讟事不忍聞外起逆臣敢行不軌民不堪命自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自河之南迄於東京由陜之右迄於淮甸生靈塗炭州縣坵墟臣以謂潛善伯彦之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也陛下縱釋而不誅柰宗廟社稷何柰天下

百姓何李綱陷陛下於失信結怨於金人兵連禍結未有休息之期陛下特竄之海外天下不議至潛善伯彥姑置之善地所以動人心將士解體國勢愈危陛下倉皇東度之際恨不膾大臣心肝以居近密為之營救也臣愚伏望陛下静默深思念前日有播遷之苦致逆臣生背逆之心采用臣言斷自淵衷命有司檻至行在斬於都市庶幾威權自立人心自附外折敵情内消奸萌可以鼓士氣可以崇國體中興之功在此一舉遂責授

潛善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伯彦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林泉野記曰黄潛善字懋和登進士第宣和間宰相王黼喜之累加除擢靖康間知河間府兼高陽路安撫使大金入京詔河北諸州起兵勤王潛善依違逗遛不行及聞京師已破方領兵一萬赴康王於東平府王令駐軍於興仁府以張換等十軍皆聽節制潛善怯懦無進兵勤王之意及大金自宛亭來攻乃遣張換丁順孟世寧擊之射中龍虎郎君隋馬而去康王已

聞二帝播遷加潛善天下兵馬副元帥王到應天府加
潛善徽猷閣學士及即位除中書侍郎以其兄潛後為
戶部侍郎數月除潛善尚書右僕射御營使潛善固位
怯敵與汪伯彦及諸內侍相結畧無為國濟民之意怓
復中原之心上幸揚州放散四方勤王之兵潰為盜賊
占親兵一千自衛不用能賢惟薦朋黨王𤄫門人如盧
益輩多用為八座侍從陳東歐陽徹上疏乞留李綱即
斬之以吴給張閣之言為諱善交通閹節賄賂公行京

東曰為大金所侵直至淮上潛善恬不為慮二年加尚書左僕射許景衡乞車駕駐江寧以備大金不測之侵潛善力沮抑之宗澤以収復兩河迎請二帝為急潛善大惡之專為謟佞固寵之計三年金人已廹上欲南渡潛善伯彦尚苦留之上更不問率百餘騎徑渡潤州僅以身免軍民百萬皆為大金殺掠遂陷中原百姓聞潛善之名無不毀駡上至杭州御史中丞張澂言潛善伯彦大罪二十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後又言其罪

改觀文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又再言其罪改觀文殿學士俄又言士民皆怨憤遂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後司諫袁直再言其罪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字廷俊徽州祁門縣人也王本為祁門令招伯彥為門客故秦檜皆居伯彥席下崇寧二年登進士第梁子美知大名府伯彥為司理參軍子美甚善之累遷中散大夫靖康元年進河北防邊十策擢直龍圖閣知相州伯彥兼主管真定府路安撫使公事及康王

出使於大金過宿州伯彦言大金已南渡勸未可北行遣劉浩以兵三千迎入相州俄除兵馬副元帥雖畧招兵而怯懦無謀無勤王之念常勸謀往東南自保而已加伯彦天下兵馬副元帥建炎初除同知樞密院事俄除遷知樞密院事潛善結内侍以固權陳東歐陽徹被誅畧無一言諫止吴給張閭邵其章皆以忠諫伯彦忌而竄之宗澤屢乞親征迎請二帝伯彦沮之大學生魏祐上書言其與黄潛善共為奸邪乞早逐之伯彦占親

兵一千衛其家畧無為國濟民之心　梁子美親族皆薦
為美官王黼之客盧益已為尚書伯彥薦潛善為同知
樞密院大金攻陝西五路京東京西諸州多殘破伯彥
恬然不恤許景衡乞早渡江寧府伯彥立排沮之建炎
二年除尚書右僕射與潛善相結阿諛順旨特固祿位
而已大金已逼揚州不遣兵拒戰上欲渡江又與潛善
留止次日車駕百官單騎徑渡鎮江而六軍百姓多為
大金誅擄天下咎其邪佞跡謬聞其名則罔不切齒罵

詈御史中丞張澂言其大罪二十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後再言其罪降為觀文殿學士俄又言之士民亦憤心未厭以正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後司監表植再言其罪責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裴淵以其衆至行在隸於韓世忠　初裴淵以収復秦州之功狀聞於朝得旨許赴行在既至悉發隸韓世忠軍　張浚江淮荆湖川陜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賜關陜官吏等詔　詔曰朕嗣承天統遭時多艱夙

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効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某喻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勳　杜充為宣武軍節度使　朝廷除杜充為宣武軍猶未知楊進死乃加進任正觀察使　范瓊率兵至行在送大理寺賜死　范瓊軍於洪州苗傅劉正彥之變除慶遠軍節度使湖北路制置使瓊以兵會合

不從及上復辟遣使宣諭至是方來朝臣僚交言其罪樞密院計議官劉子羽乞誅瓊以戒暴亂呂頤浩張浚議定必殺之乃名赴都堂命劉光世入瓊寨撫定其兵送瓊大理寺賜死猶不伏獄吏以刀自闕坌揷入吽疼一時死其弟并三子皆流嶺南張浚行狀曰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金人通及京城破逼脅后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金國及乘亂剽畧亂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凶伏誅始

自豫章擁衆入朝既陛對恃其衆盛悖傲無禮多所邀求且乞貸傅正彦逆黨左言等臣僚奏大畧云瓊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羣㐫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他日必有王機藴峻之患臣任樞管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陜行有日矣乃心踟蹰若不盡言乞伸典憲死目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權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客院謹飭吏數輩作文書劄榜皆備鎖吏於府中翼早公赴都

堂名瓊議事瓊從兵溢塗巷意象自若坐定公數瓊罪
愕怡命縛瓊送大理寺子羽已將榜於省門外親以聖
旨撫勞瓊衆曰聖旨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無所豫頓
刀應喏瓊論死兵隸神武軍　姓氏錄叛逆傳曰范瓊
字寶臣開封人也自卒伍補官宣和末河北京東羣盜
起命瓊往招張仙崔知李寶蔡進等有功金人圍京城
瓊與李寶等來勤王屢與大金戰皆身先士卒數破之
由是顯名大金退命瓊軍河北招羣盜劉浩等數戰破

之加觀察使賜第一區金人再圍京師瓊為京城四壁都巡使淵聖出郊大金使瓊取太上及鄭皇后太子諸貴妃等瓊仗劍逼請出城詣金人寨百姓邀駕者瓊皆斬之金人又命京城再立異姓揭榜於市勸諭之及欲立張邦昌統制吴革欲擁軍民併與金人死戰以奪二帝瓊又與左言以兵攻革執而誅之殺數百人於金水門外而邦昌立矣般甲杖欲候金人退師往撫諸路不伏者建炎初至應天府加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同

都統往襄陽討李孝忠瓊至屢與李孝忠戰敗績會諸路兵皆至與孝忠大戰臨陳殺之其將張世立孝忠弟孝義降於喬仲福瓊至運道遇羣賊孫仲等與戰皆殲之加天武奉日四廂都指揮使同主管侍步軍司移軍真州後除瓊御前平寇前將軍領王剛王彥等軍駐京師三年羣盜劉忠據海州懷仁縣遣統制張仙崔智慕進徐靖等擊之忠詐仙等入忠寨撫之忠伏兵起擊仙等皆殺之降其兵瓊屢與忠戰皆敗績羞恨而已回軍

壽春府軍士與壽春府兵作爭遂相殺爭出刼其城殺其知府鄧紹密聞苗傅劉正彥之變瓊在洪州傅除慶遠軍節度使湖北路制置使瓊與傅書問往來不時進兵張浚十一檄令會合勤王瓊終不進上反正遣使宣諭方來臣僚累言其罪張浚杜充議除之召赴都堂命劉光世入瓊寨撫定其兵送瓊大理寺賜死猶大呼不伏罪其弟并三子皆流廣南籍其家財　劉光世招降韓隽　韓隽為苗傅第四將傅敗隽以所部人馬走至

湖口渡江至蘄州知州王㽵與州縣盡棄城閃避雋檢視軍資及諸庫州倉錢絹米麥皆盈滿雋悉自封鎖之出榜止不得秋毫擾於民間不得攘取倉庫次日便行欲往京畿尋楊進殺之至光州仙居縣界值王善張用遮路兼聞楊進已死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安雋雋乃受之光世令蘄州知州王㽵及州縣官已復入城治事㽵率州縣迎見雋敘話甚懽雋自此更名世清號為小韓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六月十六日癸丑盡八月

十六日癸亥下罪己詔譴詔曰朕纂承大統二年於兹

天監未回國勢滋削邇者季夏之日常陰示譴當爐而

寒變不虛生實由菲德今朕歷陳過失明告庶邦爰自

建炎之初大敵始去臣民勸進思戴舊恩便合糾率羣心力圖恢復直造京都號令四方而乃退避苟安遲回不決滋亂長寇以迄於今此則朕昧經邦之遠圖其失一也維揚駐蹕主援中夏不能指授將帥保固疆陲西自關陜東踰兖鄆爰及唐鄧悉為戰區加以斥堠不明備禦無素敵師深入直抵淮甸倉卒之間匹馬南渡至使衣冠陷沒井邑邱墟老稚啼號遺骸枕藉此則朕昧戡亂之大畧其失二也潰散軍兵避寇黎庶既無主帥

又乏資糧本以邀求漸成剽奪暴露風雨隱匿山林寢

終夕而靡遑日偷生而可愍想亦厭為暴露思作平人

特以誠意未通彼此猜阻使我良家子弟被不令之名

報國兒郎懷自疑之計此則朕無安人之德其失三也

既達餘杭辟師在外逆苗傅等潛懷異志乘我中虛擅

殺樞臣稱兵魏闕逼脅上下顛倒乾坤所賴在外大臣

抗疏輸忠提兵入衛將帥協濟國步再安社稷之危幾

如累卵此朕失馭臣之柄其失四也朕之四失姑舉大

綱至如直言之士啣憤未攄死事之家遺孤未錄朝綱尚紊軍律不嚴兵無敎敵之心士亡死節之誼京東兩路旱蝗相繼斗粟萬錢粟麥雖成反資敵廪加以軍期津發力役繁興遠邇嗷嗷民不堪命疆宇之内悉知吾人怙亂阻兵更相屠戮殺氣薰為疾疫善良轉為敵讐皆自朕不能撫邮軍民以至於此為人父母慙德良多尚賴九廟神靈遺澤未泯萬邦臣子懷舊一心宗社未移歷數無改今朕深自修省悔過責躬一食之間惟二

聖是念一席之上惟四方是憂逆耳忠言欽而必受寬
民良法信而必行放斥宮嬪減損服御捐不急之務罷
冗食之官積粟訓兵圖復舊貫庶漸平於多壘獲迎奉
於兩宮惸惸此心未知攸濟惟爾股肱輔弼暨於在庭
同卹朕躬罔自暇逸愛日圖治庶幾小康惟爾爪牙將
臣奮激忠勇併力齊心捍禦邦家懋建勲名攘却强敵
惟爾監司郡守撫循疲瘵安習流亡合勢連衡以銷外
侮惟爾羣黎百姓念祖宗覆育之恩懷父母鄉邦之戀

各堅忠義同衛王家嗚呼天雖遠誠意既孚則如影響之隨民雖遠人心既洽則如堂奥之近爾有疾痛朕聞其嚬呻爾有憂勞朕同其焦灼尚慮有衆未悉朕志特頒詔書諄諭再三行在令尚書省出榜朝堂在外令監司郡守行下告諭無有遠邇咸知朕悔過之意庶幾上下協德中外一心銷弭㳟異導迎善氣嘉與四海同臻綏靖顧不美歟　又詔令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御史中丞張守上疏疏曰陛下罪已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

實有所未至爾倘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為殿中侍御史日常進修德之說前後凡三上疏曰願陛下處宫室之安則思二聖母后蒙犯霜露之凄也享膳羞之奉則思二聖母后不給饔飧之慘也服輕煖之衣則思二聖母后窮邊絶域之寒苦也握予奪之柄則思二聖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也享嬪御之適則思二聖母后誰為之使令也對臣下之朝則思二聖母后誰為之尊禮

也要如舜之兢兢業業如湯之慄慄危懼如大禹之菲惡如文武之勤憂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神天不為之助順者萬萬無是理也漢王吉有云俯仰屈伸以利行進退趨止以實下吐故納新以斂藏專心積精以通神此言可以行也漢枚乘有云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宫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言可以戒也至是守復再及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覩今日之勢與去年

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蓋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今春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策免三公御史大夫蕭望之謂月無光咎在臣等宣帝以為意輕丞相天變之來宰相預任其責併論時相有勤王之師而左其畧論其才能受一職而有餘論其解識幹萬機為不足筭計見効曾不及於前日臣以謂不若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推服公願以為相者親擢而並用之又上疏曰陛下災異詢訪闕失獻言者不

為少矣願奬諭或就加褒推一二以示畏天罪己之責上皆嘉納之

二十八日乙亥杜充淮南京東宣撫處置副使　權知磁州蘊珪叛附於金人　初知磁州宗澤既勤王而去也以州事交與路分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有禁軍有民兵民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有書表司趙正隆者宗澤常以為中軍將正隆與進謀遂殺侃及在州官以通判趙子節為知州又同知蘊珪者

素得軍民情亦不被殺金人圍城急對壘城坐守以困
磁州城中皆知不可於是楊再興等作亂殺子節而進
等請珪曰有三事能從我則方可為知州衆曰試言之
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見宗元帥如何時澤已
死城中猶未知也衆曰不可又問吾與爾等力戰如何
衆曰不可珪曰盡開門乎衆有相從意皆不應珪乃與
衆下城倒旗幟呼曰磁州開門投拜金人以索墜至城
下且折箭為誓曰不殺人進等猶入先縱剽掠然後投

拜乃曰可俟來日開門諸吏覺之促珪下釣橋已下諸軍乃散去由是開門官吏僧道迎金人以入翼日有米麵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磁州武安縣始下其縣城乃宣和間知縣陳耕所築用以拒張迪等羣寇者也　詔皇太后皇太子六宫赴江表　詔防秋令官吏家屬從便　詔曰朕膺九五之尊當百六之會内則紀綱隳壞未有振舉之方外則强敵侵陵未有禦攘之策頃者退保淮甸暫駐維揚而輔弼無先見之幾將帥失間探之

實迺禁居民之迴避頗咈輿情憚於日下之小勞馴致大禍敵之奄至王室阽危皆朕德之不明致生靈之重困雖創懲而罔怠念哀痛以何追今者廹近防秋理當夙戒朕已命杜充提重兵為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副使力保諸路又於七月下旬恭請隆祐太后津遣皇太子六宮及宮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百司庶府非與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二三謀臣帷幄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同心以備寇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

冒鋒鏑而敢避誓有一死以保羣生爾民爾兵不無室家之累鄉邦之懐雖去危就安事不可忽應官員百姓欲遣家屬南去者官司不得禁止仍令沿路州縣優與存邺無致失所見留官吏兵將義當體國不可輒離官守所有家屬亦聽從便所至去處聽逐路寺觀空閒房舍宿泊不得邀截攔阻咨爾卿士大夫軍民人等勿謂朕躬有罪而忘宗祖涵養之恩勿謂國步方艱而忘父兄忠義之計來堅厥志共濟丕圖　遣吏曰維揚之役

遺敍戮者不可以萬計上思而憫之時將防秋乃降是
詔　遺史曰是時始措置防江之策十有六條令刑部
鏤板起居郎張守疏其失有五且曰機事尚神密而鏤
板頒行非也又上疏敵師近在東平防秋近有旬月而
經畫措置未見端緒大臣在政事堂日困文書賔客之
冗願令置常事以思所以備禦朝夕講究以次施為朝
論是之　置御前五軍別置御營使司五軍統制　初
以辛正宗為御營使統制陳思恭為御營使司後軍統

制張浚韓世忠不服乃改御營使司五軍為御前五軍
別置御營使司五軍統制以陳思古顔孝恭等為之
王𤫊為靳賽所敗　先是朝廷以靳賽為淮東路總管
屯於揚州已而復叛朝廷先遣王𤫊充招撫使與賽遇
於興化𤫊軍不整為賽所乗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盡為
賽所得𤫊僅以身得免　朱勝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
宫張澂以資政殿學士知洪州　詔曰朱勝非顔岐張
澂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遏

㐫邪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凌肆以叅機衡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為焉用彼相昔馮道歷事數代嘗為宰輔措身安寵以免於時坐視廢君易主如同行路而歐陽修以為臣如此愧斷臂之婦人朕方力致中興總覈名實雖藏疾納汙務從寛大而國之綱紀當辨忠邪今二㐫就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盍議其罰勝非遂落職宮觀張澂以資學知洪州先是張守為御史中丞首論朱勝非等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至是二賊已伏

誅乃正勝非等罪鄂勒歡達蘭棟摩屯濵州尼堪自揚州歸至東平差濟南叛臣劉豫制東平府兼制河南諸州郡

七月九日乙酉閭皐宫儀棄維州閭皐歸於朝廷　金人復侵京東其勢甚盛劉洪道及宫儀閭皐棄維州約宫儀建寨閭皐攻秬米寨洪道攻青州皐率其衆欲往登州經由萊州之境張成知之遣人截路邀之皐大敗衆皆潰散皐以二十餘人至登州茶山奪王員外船過

海歸於朝廷宫儀洪道率衆出東門過白浪河下寨安
泊老小儀率衆復入維州大肆剽掠然後出張建寨缺
不克遂犯密州恐儀再入安邱遂盡焚安邱及沿路居
民儀乃屯於密州南盤石河去州八十里洪道攻青州
入之得偽知州向大猷并獲大猷所出文榜大猷不知
也存留大猷於軍州中　張成以萊州叛附於金人
成起身軍卒據有萊州遣人詣行闕進天申節禮物金
銀賜詔奬諭朕惟東萊隔絶於兵久不為郡乃以誕彌

之日遠輸貢篚之珍自非誠悃之確然安得馳奔而至此載觀來奏嘉歎久之成既敗閆皐之衆而金人漸入萊州境遂以萊州降金　潰軍郭仲威據淮陽軍　郭仲威初與李成皆在淄州金人舉兵侵京東仲威與成皆離淄州成往宿泗州仲威往淮陽軍時淮陽無守將唯二將校自權知通仲威屯於城下初許與百姓通買賣既而遂圍其城而攻之仲威之衆僅五六百而已乃取下邳八鄉之民雜於軍中凡攻四月破其城大肆刼

掠盡取其強壯充軍是時維揚楚州金人皆已北歸仲威遂趨楚州　翟興攻敗王俊克汝州　王俊聚衆據汝翟興欲親至城下招之使降既入其境俊則塞井夷竈以困興興大怒既而城下俊令其黨矢石俱發興曰吾以好意來而王俊敢爾命將士攻之指顧之間已有登城者俊引其衆遁歸繖蓋山興乃按轡入城秋毫無犯百姓皆安堵休士三日復率兵至繖蓋山分布將士出戰賊援兵衆興躍馬馳哭而出曰賊識我乎翟總領

也因彎弓射之賊皆遁之

十八日甲午潰軍馬友與張用曹成李宏分軍　張用等屯於㕒山一帶度夏刈民麥而食皆盡擄掠無所得乃會議欲復往京東友請以本部兵沿淮廵綽且留此用知其有相離之意遂許之友乃以本部兵數萬去為七軍甲午曹成李宏與用寇光州境内沿淮劄木寨為久駐之計

二十一日丁酉張浚領劉錫趙哲王彦等兵往川陜

初王彥在員州養疾離揚之亂因渡江至浙西苗劉之亂以彥為御營統制彥曰梟鴟逆子行即誅鋤乃欲汚我耶即稱疾辭免時隆祐皇太后稱制降旨不允彥因佯狂乞休致上復辟嘉彥忠義不撓差知洮州主管沿邊同安撫司公事未赴張浚以江浙荆湖川陜宣撫處置使奏為前軍統制官太子少傅王綯請置使以分浚之權不許是日發建康　杜充除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精神折千里之外莫大先聲之振文武作萬邦之寧

允賴全德之良朕憂未濟之難思得非常之佐永懷人
傑久去朝廷輟茲鎖鑰之嚴付以樞機之重具官某剛
明不撓沈鷙有謀徇國忘家得烈丈夫之勇臨機料敵
有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更百戰華夏聞名而褫氣
兵民趨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而保國家孰若委腹心
而還廊廟庶仲尼既用齊人悉反於侵疆隨會來歸晉
國永無於羣盜副予虛佇時乃之休　賜杜充辭免不
允詔　詔曰惟今日之事在於審觀機會先立規模度

吾足以勝彼與吾足以守此者而已以卿資兼知勇識洞古今兹予付爾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命之者也豈朕私意哉奚乃累章過形控避朕言不再勿復重陳

賜杜充第二辭免不允批答

朕遭世多艱臨川望濟求賢靡獲當饋興嗟以卿負天下之奇才明古今之大畧兩京之績四海所聞兹擢預於幾微庶稍寛於憂顧朕志定於召卿之始卿謀期於弼朕之成衆論皆然屢辭奚益所請宜不允

杜充留守京城

以絶糧遂赴行在既至除同知樞密院事

二十六日壬寅隆祐皇太后迎宗廟省部百官赴洪州諸路公事皆赴洪州與決　詔曰朕屬時多艱涉道未濟念邊隅之震擾慨國制之搶攘將無總萬幾則軍旅之政在所先欲專意五兵則邦家之事不可廢葢文武一道固無任用之殊而軍國異容宜簡經常之務必有救弊之策以為戡亂之方今則隨時變通隨事參酌合三省樞密之任總百官庶務之繁爰命而臣俾行厥職

若征伐財用之大計與賞罰選任之至權悉屬行營具闕朕聽既獲親於戎律亦無廢於邦經庶振大威稍平多壘朕已躬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往江表其行在有司非預軍旅之事悉俾從行仍命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從衛前去應軍旅錢穀差除等事咸總於行宫其常程有格法事務及四方刑獄奏案吏部注受差遣整會功賞舉避之數並隸洪州三省樞密院播告中外咸使聞知李邴滕康制曰朕眷留

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輿區宜處東朝之嚴衛乃
今廵弢恭邑遐征既轉留鑰之權仍總行臺之政具官
某剛明而沈邃篤實而裕和謀謨為至治之基議論得
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頼
姚崇之知變茲當安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
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
之宫以日承於温清分周公之陜其身任於安危稍戢
干戈即還廊廟賜李邴不允詔朕方排難而解紛未暇

宅中而圖大乃眷重江之阻實宜慈壼之居爰輟輔臣往司行省以卿負古人之學有當世之才比擢預於政機坐收還於威柄詳觀底蘊尤見典刑茲權中外之宜實付安危之寄是為分陜咸謂得人奚未喻於至懷尚力辭於成命往圖經濟用釋頤憂

八月劉光世駐軍江州　初王德受韓世忠節制以追苗傅劉正彥也世忠喜德之勇鷙欲使歸其麾下乃使心腹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遇會於信州同謁郡

将彦章進揖德頗倨彦章不平之拔刀刺德不中德奪刀殺章就知州請授德詰關聽旨送郴州編管次長沙詔趣德還適會世忠屯九江奏留德復統故部　潰軍劉文舜屯於舒州　劉文舜率衆犯舒州通判權知州事鄭嚴濠州人也遣人致書以禮待之文舜喜遂秋毫不擾嚴申朝廷朝廷命以官并賜袍帶鞍馬文舜一行皆喜文舜用事人王德仁字德一亦授通直郎　王庶罷節制六路軍馬　王庶失延安府自陳待罪至是命

下遂罷歸田里慶帥王璦代領節制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